# 明季北略

#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嘗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泯。況我

順治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為親製誄文以哀

之卽

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關載啟禎事跡之書俱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年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槩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唯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

降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

卷一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illegible]止

錫山計六奇用賓輯

卷二　天啟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卷三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卷六 崇禎三年庚午

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

卷九 崇禎六年癸酉



卷十 崇禎七年甲戌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卷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卷十三崇禎十年丁丑

王永祚投江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陷舒城　張獻忠襲廬州
賀一龍陷無為州　革裏眼入英霍
張獻忠僭號改元　黃得功逐賊
張獻忠陷太湖　洪承疇降　大清
大清兵入塞　婁瀉里死難
朱玫殉節　附張瑤　張宏德貽禍萊陽
造船航海　誌異
無錫諸生逐令

卷十九崇禎十六年癸未

卷二十三補遺

#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 大清朝建元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是為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啟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

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眞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眞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

弃者頭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

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槩置不理宰相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

都督卿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詰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吾朝也將歸問罪　大清主聞之懼然屬櫜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膳子玉大喜相與晝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謂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衍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茲謝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薰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

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是即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御根大畧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

京師震動　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入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即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即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　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聞城聲沸火焰燭天。報　大兵已入城

矣遂降于四王爲副總兵。即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　大淸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賫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唆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譜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　大兵從鴉鶻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　大兵冒板挖墻。自寅至未。隳東北角。積屍

上城。旆戰死。備賢遇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
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坌至
孤山。並遭焚戮。唯參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
首級百五十四。
聞 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
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
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
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
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

淸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過　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謚。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綎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壓名

將勇且廉。戍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鄆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瘢如疹痘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頁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

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
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
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
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
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
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
期之有。遣人覘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
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
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

東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礧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 大兵使人決上流。師銜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 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斫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 大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臠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

大兵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

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令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堠。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馳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

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鬬。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整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

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酋在萬歷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

予聞 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

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

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栢木入仙檯列十六盞菓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綎繞庭三匝而爵盞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綎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以力竭。即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

凝。瀆于湯中久之乃解。此曾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畢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誓師遼陽。兀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

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
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
夢麟並隸戲下李如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
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
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
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
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
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
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萬

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奔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壇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鬬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覈事。廷議李如栢逗遛獨全。疑有

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栢候勘。

附記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誓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眞二將。即以勝兵圍

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貴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扎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巳至酉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

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梃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楊鎬逮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逮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逭。而嘵嘵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

淸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栢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

可問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洒洒拜别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盡敵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鋭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栢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

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埶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衂伏辜耶。即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栢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栢雖先雉經。尚當戮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熊廷弼經畧遼陽

六月十五夜。 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瀋鐵奔潰。上乃擢熊廷弼代楊鎬經略。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劒。廷弼單騎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淸開鐵死事軍民。

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畧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為防。

## 紀異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

一代之亾。亦必有非常之灾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袁應泰爲淮徐道。黄河出碑文云。碑出干戈動。江東血水流。茫茫天地亂。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虚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甯婦生一猴。二角。是年　淸朝建

國號 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 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 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闘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濆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靑冥卑及檐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

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
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星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
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
尾細白光凝雲若懸亦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甚長數十丈
濶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
卽蚩尤旂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

天下大亂。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趾坐王館補書

## 泰昌元年庚申

###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歷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槩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荅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荅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宫有張差梃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帝曰你有何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

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即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啟云

附前梃擊青宮一案

初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薄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棓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

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龎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挈下。承旨者挺

杖变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龐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壽莫逃

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
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
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
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
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鞫言往歲
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
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
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

而代撥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皐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皐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寀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綫索。禮部尚書孫愼行叅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

九之時何不詳察亊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令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梃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即泰昌之元年也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慥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郡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修村屯一空專制閫外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尚哆口遼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餉之臣恐民窮

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熹宗立。饑饉荐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亡天下。

助詭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

申時。撤底澄清。土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

時。照舊濁流。其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廷

覲。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陜西撫臣李

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縊予併命于荳箕菱稗比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

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橐。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鄉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瞻閭左。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紛紛

抹殺其功繼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之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二十二月御史張修德請貶竄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戶科王繼曾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掛衆議者三以嫚罵爲氣與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容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所過驛騷叛者姪劫不能成功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

卒數百人踰䟽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上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濟。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

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埠也卽敵亦謂遼必亾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亾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徇戚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棄地爲敵人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頒令馬上催而三路畏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

士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十月初十日以巡按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聚集寬靉醮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撫諭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

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觔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六八十觔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反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擨䫆楯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

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鬭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脚到口講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悉塘報敵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稍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急急責戰矣畢竟撥人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栢李如楨裁巡撫添巡

撫。起貲費用閲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違何嘗有一。劾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為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虓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為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